



诗的朗诵

鲍 厚 星

詩的朗誦

鮑 厚 星

诗的朗诵

鲍厚星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7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 印张：3.625
统一书号：10109·1111 定价：0.2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围绕着诗朗诵的问题，对朗诵艺术的规律试作一些说明和探讨。内容包括：一、诗朗诵的前提与基础；二、诗朗诵的语言与技巧；三、诗朗诵的表演与准备。为使读者易于掌握朗诵语言运用的规律，第二部分说得比较细致，并注意了多举实例。书末附了一些朗诵作品。本书主要供朗诵爱好者练习朗诵时参考，对于中小学语文课的朗读教学也有一定参考作用。

目 录

引言	(1)
诗朗诵的前提与基础 (9)	
一、诗的“再一次燃烧”	(9)
二、把握诗的内在含义	(10)
1.正确、深入的理解.....	(11)
2.深刻、真挚的感受.....	(13)
3.丰富、逼真的想象.....	(14)
三、诗朗诵的根本.....	(16)
诗朗诵的语言与技巧 (18)	
一、语音的基本要求	(19)
1.用普通话语音朗诵.....	(19)
2.念准字音.....	(19)
二、朗诵的主要表现手段	(23)
1.停顿.....	(24)
2.重音.....	(29)
3.语调.....	(39)
4.速度.....	(50)
5.节奏.....	(54)

三、朗诵的特殊表现手法	(60)
1.笑语	(60)
2.泣诉	(60)
3.模拟	(61)
4.重音轻念	(62)
四、声音的锻炼和运用	(63)
1.声音的锻炼	(63)
2.学会正确的发声呼吸	(64)
3.注意“吐字归音”	(65)
4.“气口”的运用	(66)
5.“喷口”的运用	(68)
6.共鸣的调节	(68)
诗朗诵的表演与准备	(70)
一、诗朗诵不同于演戏	(70)
二、眼神的运用	(71)
三、手势的运用	(71)
四、诗朗诵的表演形式	(72)
五、诗朗诵的准备过程	(73)
六、出场之前	(74)
附：朗诵作品选	(76)
回延安	贺敬之 (76)
桂林山水歌	贺敬之 (81)
甘蔗林——青纱帐	郭小川 (84)
团泊洼的秋天	郭小川 (87)

革命烈士诗二首	(90)
天安门诗抄六首	(92)
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	艾 青 (95)
听华主席报告	田 间 (99)
小幻想家学算术	王建一 (100)
兔子和乌龟第二次赛跑	罗 丹 (105)
海燕	高尔基 (109)

引　　言

一

诗朗诵是一种比较年轻的艺术形式。它简便、有力，象迅雷闪电一样，能及时投入现实斗争，发挥革命文艺轻骑兵的战斗作用。同时，由于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因此，它又能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日益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喜爱，成为群众经常采用的一种文艺活动或学习活动的形式。

许多人说，我们爱诗，我们更爱诗朗诵。正由于我们是那样热烈地喜欢听诗朗诵，因此，我们感到在生活中、在斗争中更需要诗了^①。

诗歌如果只是写在纸上，只供人们眼看，它的作用就会削弱。人们看纸上的诗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不经过多次反复地低吟细读，是不大可能一次就感受到作品的全部热力的。要想让一首诗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充分发挥诗歌的鼓动、燃烧作用，借助朗诵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① 肖之光《诗歌朗诵——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见《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三月八日。

诗人如果写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总是很想让别人来分享自己的激情的。这时，一般不是把稿子交给别人看，而是要自己（或托别人）放开嗓子来念的。因为这时作者情绪很激动，而这激动的情绪迫使自己非吐出声音来不可。这就告诉我们，诗歌这种非发出声音来不可的特性，是与诗歌是激情的迸发这一点分不开的。

诗歌需要朗诵，如同飞鸟需要翅膀一样。

实践证明，那些洋溢着革命激情、充满了战斗精神的优美诗篇，一旦经过出色的朗诵，就仿佛插上了双翅，能飞到千百万群众中间去，化为战斗的鼓点，进军的号角，震撼人心，鼓舞人心。

曾经受到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高度评价的伟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革命人民生活与理想的最好的歌唱者。群众喜爱听他的演说，尤其喜爱听他朗诵自己的作品。有一次，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一首新作，用下面两句作为全诗的结束：

列宁在我们脑中，

枪在我们手中。

突然有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从挤得满满的人堆中站起来，朝着马雅可夫斯基大声喊道：“你的诗在我们心中，马雅可夫斯基同志！”

马雅可夫斯基创造出来的火一样、炸弹一样的诗篇就是这样给苏联人民以强烈有力的影响。

我国著名诗人贺敬之的作品在群众中广泛地传诵。他的作品很适合朗诵，也很需要朗诵。比如下面这些诗句：

呵！响起来，

响起来，

响起来吧！

——我们阶级大军的

震天号声！

敲起来，

敲起来，

敲起来呵！

——我们革命人生的路上

这嘹亮的晨钟！……

看，站起来

你一个雷锋，

我们跟上去：

十个雷锋，

百个雷锋，

千个雷锋！……

升起来

你一座高峰，

我们跟上去：

十座高峰，

百座高峰！——

千条山脉呵，

万道长城！……

(贺敬之《雷锋之歌》)

试比较一下看和听的效果就可以明白，这些诗句，若经过直抒胸臆的朗诵，就会象火把一样，能够点燃听者的心，烧得人心火辣辣的，激励人们在革命的征途上快马加鞭。

最能说明诗歌朗诵的战斗作用的，不能不使我们想起，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在天安门广场爆发的伟大革命斗争中，人民用诗歌进行战斗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悲壮场面。为了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发自人民心底的革命诗歌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多少人为让这些诗歌传播得更快，挺身而出，登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慷慨激昂，高声朗诵；多少人以难以抑制的悲愤心情，手捧用心血铸成的诗稿，向着人群，向着长空，大声疾呼。

“纪念碑前洒诗花，
诗刊不登报不发。
莫道谣文篇篇载，
此是人民心底花。”

“神州自古多义士，
岂容王莽再篡权。
莫道人民见识浅，
花开花落看来年。”

“国伤民悲情未消，
狼子投来杀人刀。
一日激战卫马列，

沥我碧血头可抛。”

.....

这是震怒的雷声，呼啸的子弹。它震撼着魔鬼的宫殿，射向“四人帮”这伙魑魅魍魎的心脏。革命人民闻之备受鼓舞，国贼党奸听了心惊胆寒。

二

诗朗诵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出现，历史还不是太长。同其他许多艺术形式相比，它显得还很年轻。但它的历史渊源却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

本来，诗歌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从它开始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具有口口相传的特点。诗歌有韵律，有节奏，便于人们传诵。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的作品，不仅可以配上乐曲歌唱，舞蹈，也可以诵读。所以《墨子》里就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话。当时的诵诗实际情况已无法知晓，但根据有关记载，如东汉学者郑玄给《周礼·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的注释：“以声节之曰诵”，可以推知诵是有腔调的，这腔调就是“乐语”的腔调。

人们接触到诗歌，往往离不开用吟诵的办法去鉴赏它。诗人写好了作品，也常常是通过吟咏来权衡取舍的，唐代诗人杜甫的“新诗改罢自长吟”就是一例。

但是，“吟咏”也好，“吟诵”也好，都还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朗诵。

“吟咏”，是一种通过诵读并借助视觉的辅助来鉴赏作品的手段，一般来说，它只是个人的吟咏。“咏诵”不限于个人的吟咏，它是在诗朗诵这种艺术形式产生以前传统的朗读诗歌的方式。“吟诵”大约始自六朝，和沈约发现“四声”有关。到了唐代，四声又归纳为平仄，于是产生了律诗，这时的散文也愈益铿锵入耳，这些多半都是由于“吟诵”的缘故。

今天的诗朗诵，也是诵读诗歌的一种方式，在这一点上同传统的吟诵是一脉相承的。但它所运用的有声语言的格调却跟旧诗的吟诵迥然不同。吟诵接近于唱，而且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腔调，可用乐谱记下音来。而今天的朗诵却是接近于说。不过这种说的方式、腔调等又跟日常讲话有所区别。这是一种加工过的、艺术化了的讲话，有韵律、节奏的美。

如果从产生的目的和发挥的作用来看，诗朗诵已经由时代赋予它崭新的含义，更不同于旧诗的吟诵了。

三

我国诗朗诵的兴起大约是在三十年代初期。那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推动着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诗歌运动也因此蓬勃地发展起来。为了使诗歌同广大人民群众更密切更直接地结合起来，为了更有效地发挥诗歌的教育作用，诗歌朗诵得到了大力提倡，以至渐渐形成

一种运动。

诗朗诵运动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的。抗日战争年代，诗朗诵这个文艺武器被磨得十分锋利。无论在那万头攒动的广场，还是在那热血沸腾的十字街头，时常可以听到诗人的、也是千百万人民的发自内心的呼喊。解放战争时期，诗朗诵也成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争取民主自由的一种斗争武器。著名诗人闻一多先生就曾多次出现在群众踊跃的朗诵会上，激情满腔地朗诵自己的诗稿，愤怒控诉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血腥罪行。在群众运动、特别是在学生运动的场合里，诗朗诵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革命和建设的飞跃向前和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诗朗诵活动越来越普及，它在艺术上也越来越成熟。为了推广和提高诗朗诵艺术，不少话剧、电影演员成立朗诵研究小组，或举办朗诵训练班，对业余朗诵爱好者进行辅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常播放朗诵节目，有时还组织诗朗诵专题广播。在北京的一些诗人、朗诵艺术家和朗诵积极分子还举行了不定期的“星期朗诵会”、“朗诵观摩会”、“朗诵座谈会”。为配合形势、重要节日和各种纪念活动，丰富多采的诗歌朗诵活跃在连队、工矿、农村和学校。不少优秀的诗歌通过朗诵以后，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诗刊社为满足群众索取朗诵诗稿的需要，还专门编辑了《朗诵诗选》。所有这些，都促进了诗朗诵的发展。

各种艺术形式都有它进行艺术创造的规律，诗朗诵也是一样。这些规律是什么？哪些是带根本性的？哪些是它借以进行

艺术创造的手段？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诗朗诵在表演形式上有哪些特点？怎样评判诗朗诵的优劣？等等。

早在诗朗诵这种艺术形式处在开创时期，就有人着手研究它的规律。其中影响较大、成绩显著的要数洪深①的专著《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如郭沫若同志评价的那样，“这正是这一方面的科学化的第一步，而且是极坚实的一步。”②

解放后，诗朗诵运动发展了，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规律的探讨也日益显得迫切和受到重视。一些诗人和演员对诗朗诵的探讨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他们的朗诵实践为探索和研究这一艺术形式的规律提供了丰富的活生生的材料。

毫无疑问，诗朗诵艺术规律的探讨对于诗朗诵运动的普及与提高都将起促进的作用；诗朗诵这种艺术形式将更加成熟，更富有活力。

①洪深（1894年—1955年），著名戏剧家，我国话剧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②见郭沫若给《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所作的序。

诗朗诵的前提与基础

一、诗的“再一次燃烧”

就朗诵者和朗诵材料的关系看，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朗诵自己写的作品，一种是朗诵别人的创作。无论是哪一种情形，朗诵时都不是朗诵作品思想内容的简单重复，朗诵者起的决不是一个传声筒的作用。诗朗诵时要求朗诵者进入到原诗创作时所具有的那种精神状态中去，把原诗创作时燃烧着的思想感情，在朗诵中再一次燃烧起来。因此，一首诗的朗诵是这首诗的思想感情的第二次燃烧，是朗诵者的一次艺术创造。

同一首诗由不同的人朗诵，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情调和效果，这就可以说明，诗的朗诵与朗诵者的再创造很有关系。

例如石祥同志的《悲痛化作惊天雷》这首诗，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诗刊》编辑部联合举办的诗歌朗诵演唱会中有同志朗诵过；同一个时候，某省电台举办的诗歌朗诵演唱会上另一个同志也朗诵了这首诗。同是这一首诗的朗诵，给人的印象和感受却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是指朗诵者的音色和发音吐字的区别，而是指表达出来的思想内容的分量有轻重之分，感情色彩有浓淡之别。这里仅比较其中一个地方：

他们攻击周总理，
天地不容呵，万众反对！

一个同志朗诵出来使人心中受到震撼，另一个同志的朗诵却令人感到平淡。象周总理这样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受到全中国全世界人民一致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四人帮”却进行恶毒攻击，这怎能容许！？“天地不容呵，万众反对”正表达了亿万人民对“四人帮”的愤怒声讨，应该得到有力的强调。前一个同志很好地把握了这种思想感情，念到“天地”一词时，用加强音势、提高音高、延长音长等办法，突出地表达了这句话的词意和感情色采，因此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比较起来，后一个同志念得普通平常，没有很有效地把听众的感情激发起来。

不同的地方还有很多，如语调的抑扬，重音的确定，表达的连贯，等等。

这就使我们确信，一首诗的朗诵必定会打上朗诵者再创造的烙印。

二、把握诗的内在含义

准备一首诗的朗诵时，会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怎样去认识这首诗，透彻地把握诗的内在含义；一个是怎样去表达这首诗，合理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

前者是诗朗诵的前提与基础，后者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只有准确地把握了诗的内在含义，朗诵的艺术技巧才有可靠的基础，才获得存在的价值；反之，离开了把握诗的内在含义这个大前提，单纯追求艺术技巧，诗朗诵就会陷进形式主义的泥坑，